

# 涅槃圖的概念與唐宋時期資料 (二)\*

林笛\*\*

## (二) 佛母群像

第二組圖像單位，描繪了佛母摩耶夫人自忉利天降下，趕來見證佛涅槃的事跡，以《摩訶摩耶經》、《佛母經》為主要佛典記載。告知佛母涅槃一事的人物，為尊者阿那律，《摩訶摩耶經》文為：

爾時，尊者阿那律，既見棺殯如來身已，即便昇於忉利天上，往摩訶摩耶所而說是偈：  
：時阿那律說此偈已，即便還下如來棺所<sup>1</sup>。

描繪這則佛典的涅槃圖不少，以日本居多。通常，尊者阿那律為一位身著僧袍的比丘，在畫面半空引領著佛母一群人由忉利天降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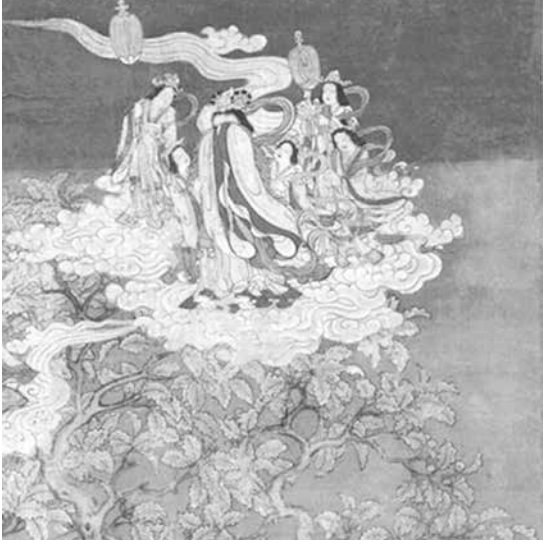
爾時，佛母將諸徒眾，恭敬圍遶，從忉利天下至娑羅雙樹間。<sup>2</sup>

許多涅槃繪畫為了表現佛母從天而降的戲劇性，在

圖像上空塑造由天女陪侍的佛母群像，乘著流雲而至。根據宮治昭的研究，哀悼的佛母形象在早期的涅槃造像中，與經文也略有出入。<sup>3</sup> 經文對佛母事跡有如下記載：

時摩訶摩耶說此偈已，涕泣懊惱不能自勝，與於無量諸天女等眷屬圍遶，作妙伎樂、燒香、散花歌頌讚歎，從空來下趣雙樹所。到娑羅林中已，遙見佛棺即大悶絕不能自勝，諸天女等以水灑面然後方蘇。前至棺所頭頂作禮，垂淚悲惱而作此言：「昔於過去無量劫來，長為母子未曾捨離，一旦於今無相見期。嗚呼苦哉！眾生福盡，方當昏迷，誰為開導？」即以天曼陀羅花、摩訶曼陀羅花、曼珠沙花、摩訶曼珠沙花用散棺上。<sup>4</sup>

佛母的神態是許多涅槃圖意圖捕捉的細部。除了描繪經典所述的悲傷神情，涅槃圖對佛母還有其他的表現



【圖1-10】編按：此圖為十四世紀日本鎌倉時代佛畫，長196.9公分、寬188.6公分，現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。圖片來源為：<https://kknews.cc/fo/61e62rm.html>，但作者原文中所論與引用之圖為鎌倉時代，《佛涅槃圖》佛母群像局部，絹本設色，210.3×282.1公分，福井·劔神社藏，重要文化財。圖版取自：《佛傳圖》圖140。特此說明，緣於為兼顧讀者能同時圖文皆讀，而又不違背作者撰文主旨及圖片著作權的立場，於編改過程中，圖片來源盡量以網路為主。



【圖1-11】南宋（13世紀），陸信忠《涅槃圖》佛母群像局部，157.1×82.9公分，絹本設色，奈良國立博物館藏。（編註，即前期刊載【圖2】上方之局部。）

。有的佛母面部表情比較誇張，被描繪出痛哭流涕，或掩面皺眉的樣子【圖1-10】。但也有些涅槃圖，塑造了平靜而安詳的貴婦人面貌【圖1-11】。此外，這則佛典提及的伎樂、燒香、散花、歌頌等情景，雖然不是每件涅槃圖都有所回應，但這些細節作為圖像繪製的參考，豐富了涅槃圖的上空世界。伎樂、飛天等形象的加入，為佛陀的葬儀式加入了一種喜樂的氣氛【圖1-12】。可見，繪師對圖像的選擇與塑形的多樣化，是在遵從部分經典概要的前提下，一面經營文字內容指涉的圖像，另一面表達出畫者或信眾對涅槃的理解，有時甚至是憧憬。

### （三）天部與佛弟子群等

構成涅槃的圖像單位數量極多，圍繞在佛陀身邊的天部與佛弟子群，是除釋迦以外的刻畫重點。群像分為見證涅槃的天部（菩薩、帝釋、護法等）、出家弟子、在家信徒，另有敬愛佛陀的眾多生靈（動、植物）。這些形象以畫面主角為中心，環繞在旁，構成整體圖像的基礎。在多部經文中，僅《大般涅槃經後分卷》上下卷，即有須拔陀羅、諸大菩薩、比丘、比丘尼、天人、阿修羅、阿難、拘尸城內男女、帝釋天、力士、迦葉與諸弟子、諸外道王等大眾登場，多不勝數。



【圖1-12】編按，此為敦煌飛天，以為讀者參考。作者原引之圖為鎌倉前期，《涅槃圖》飛天局部，絹本設色，和歌山淨教寺藏。圖版取自：《日本の美術第268号—涅槃圖》第6圖。其飛天姿態與此不同，且未持樂器，讀者慎查，並請參考作者來源說明。

面對釋迦入滅，衆生具有不同的情緒。根據佛典記載，衆角色呈平靜安詳、悲傷慟哭、捶胸頓足、昏厥倒地諸相，他們共同渲染著濃厚的涅槃氣氛。《大般涅槃經（四十卷本）》、《大般涅槃經後分》及《涅槃講式》對這些姿態有詳細的記載：

爾時，樓逗告諸大眾一切天人：「大覺世尊已入涅槃。」爾時，無數一切大眾聞是語已

，一時昏迷悶絕躄地，苦毒入心，阨聲不出，其中或有隨佛滅者、或失心者、或身心戰掉者、或互相執手哽咽流淚者、或常捶胸大叫者、或舉手拍頭自拔髮者、或有唱言：「痛哉！痛哉！荼毒苦」者、或有唱言：「如來涅槃一何疾哉！」或有唱言：「失我所敬天」者、或有歎言：「世界空虛、眾生眼滅」者、或有歎言：「煩惱大鬼已流行」者、或有歎言：「眾生善芽種子滅」者、或有歎言：「魔王欣慶解甲冑」者、或自呵責身心無常觀者、或有正觀得解脫者、或有傷歎無歸依者、中有遍體血現流灑地者，如是異類殊音，一切大眾哀聲普震一切世界。爾時，娑婆世界主尸棄大梵天王知佛已入涅槃，與諸天眾即從初禪飛空而下，舉聲大哭，流淚悲咽，投如來前，悶絕躄地，久乃蘇醒；哀不自勝。<sup>5</sup>

漣然落淚的人群，倒地慟哭的佛弟子，翻身哀嚎的獅子，細數悲傷的涅槃形象，囊括了執金剛神、密跡力士、佛弟子、在家信眾以及衆多的動物。《涅槃講式

》還補充了大梵天王的模樣：「密跡力士捨金剛杵叫天，大梵天王投羅網幢倒地。八十恒沙羅刹王申舌悶絕，

二十恒沙師子王投身吠叫。」<sup>6</sup> 通過這些經文可以瞭解到參與涅槃的衆生，情緒都比較劇烈。除了現世的佛弟子，諸天也有「舉聲大哭，流淚悲咽」的情況。面對經典中如此龐大的角色數量，涅槃圖承載空間的有限，導致了篩選的必要性，因此在畫面上存在被描繪和無被描繪的兩批形象。即便如此，大部分的涅槃群像仍然浩大磅礴，共同營造出莊嚴的氣氛。

日本的涅槃圖研究通常始於對逐個圖像的考證，以金剛峯寺本為例【圖1】（編按：圖片請參考前一期本文），經學者辨識有多達四十二個形象與經典明確相符。<sup>7</sup> 天部在群像中佔據了重要地位，指的是身處佛界、天界的形象，有：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、彌勒菩薩、地藏菩薩、高貴德王菩薩、帝釋天、梵天、四天王、仁王、佛母摩耶夫人。佛弟子中多被表現的人物有：薄拘羅、劫賓那（精通天文知星宿）、阿那律（天眼）、侍者阿難、佛子羅雲、迦留陀夷、難陀比丘、須菩提、富樓那、迦旃延、優波離、周利盤特、俱絺羅、離波多、橋陳那、須跋達羅，他們大部分出身高貴。俗世的在家信徒有：威德無垢稱王、善德優婆塞、毗舍離城大臣長者、耆婆大臣、純陀等。動物像以象王、獅王為主，隨著涅槃圖的發展和人們對動物形象的重視，後來的中、日

例子囊括了更多的動物，比如：鴛鴦、孔雀、鸚鵡、牛羊、蜜蜂、毒蛇、甚至有一些未知的動物，動物群像具有擬人化的特點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涅槃圖呈現的這些形象，雖有佛典作為大致的根據，但圖文關係卻不一定緊密相扣，每個角色從各方面來看都有十分充足的變動餘地。

通過重新檢視上述三組涅槃圖單元，可以發覺涅槃的文字記載，與涅槃圖像的關係並非直接一一對應。佛典為圖像奠定了故事基礎，參照文字解讀涅槃圖具有一定的推測空間。不過，在比對圖文關係的過程中，許多經文無法解釋的圖像問題也隨之而來。時代審美的變動（微觀至佛繪師的個人美感經驗）、信仰多樣化等歷史因素，使涅槃場景和參與形象發生改變，不斷注入畫面的新元素讓涅槃圖在傳統的基礎上獲得新的生機。涅槃圖的複雜性，究其根本是由圖像脈絡的豐富與多變而造成的。

最後，與涅槃圖絹、紙本密切相關的佛教供養法會——「涅槃會」，是涅槃圖研究不能忽視的重要面向，「涅槃會」的存在意味著涅槃圖具備相應的宗教功能，主要是藉圖像向信眾宣揚佛法之用。

儘管歷史上對涅槃日期有不同記載，但就目前的涅槃

槃圖資料來看，大部分東亞信教地區普遍接受《大般涅槃經》所記載的二月十五日為釋迦「涅槃日」，在這一日舉行供養儀式對佛教徒而言，和紀念佛陀一生的其他重要日子，同樣具有特別的意義。現今，日本許多寺院保留著「涅槃會」（ねはんえ）儀式，又稱「常樂會」（じょうらくえ），歷史悠久。這些寺院於每年「涅槃日」前後舉行，並藉此機會懸掛院藏涅槃圖，讓前來寺院的信眾和僧人們一同參拜。<sup>8</sup>

在許多日本寺院一年間的行事曆中，二月十五日的「涅槃會」是歷年春季最重大的法會之一，涅槃圖更是整個儀式中廣受矚目的中心。目前對日本「涅槃會」最早的文獻記載，有來自《東大寺要錄》和《興福寺年中行事》兩則，前者指出：自日本天平寶字五年（七六一年）的二月十五日起至弘仁六年（八一五年）止，合計六十二年間，曾多次舉行涅槃法會；後者為：奈良興福寺的東金堂，從天平勝寶年間（七五〇—七五七年）開始舉辦涅槃會。<sup>9</sup>鎌倉時代明惠上人的《涅槃講式》，是融合日本傳統音律和大乘佛教典故的經文，文字內容與日本涅槃圖內容相互呼應，多個寺院在法會舉行時常吟誦此經，可見該傳統的古老。<sup>10</sup>

從上述「涅槃會」的早期記載來看，日本涅槃會的

成型應不晚於八世紀，並與佛降誕會（四月八日）、佛成道會（十二月八日）合稱為「三佛忌」。<sup>11</sup>時值中國盛唐階段，「三佛忌」與唐代清規記錄的寺院法事：佛誕、成道、涅槃相同。<sup>12</sup>幾乎可以肯定的是，日本的法會成型與唐代有直接的關係，是大唐佛教的東傳與延伸。<sup>13</sup>目前，根據一些片段的古籍資料，可推測涅槃會確實曾在中國繁盛過，並且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。

中國關於涅槃日、涅槃會的記載，以說明法會儀軌為主：

佛成道涅槃……宣疏畢諷經回向。涅槃日，主持先於佛殿拈香祝聖，諷經畢，次第上堂祝香。云：佛涅槃日。某寺住持遺教遠孫比丘某甲，虔熱寶香，供養本師釋迦如來大和尚，上酬慈蔭，下與法界眾生同伸攀慕，所冀法身常住法輪再轉，一切有情悟無生忍。<sup>14</sup>

《敕修百丈清規》據傳是百丈懷海禪師（七四九—八一四年）於唐代制定的僧團倫理規範，可視為唐朝佛教清規的代表文獻。這則記載不僅顯示出僧侶應該於涅槃日遵行的儀軌流程，需拈香、祝聖、誦經、回向、供奉佛涅槃，而且此舉體現了回報佛恩的重要性，希望信

眾通過法會以表達對佛陀的孝心。佛教的孝親觀念，是漢傳佛教與儒家思想結合的在地化成果。二月十五日的涅槃法會，也因此承載著回報根本的理念。<sup>15</sup>

在北宋高僧釋道誠編輯的《釋氏要覽》中，對釋迦入滅的日期和意義提供了說明：

忌日：二月十五日佛涅槃日，天下僧俗有營會供養，即忌日之事也。俗禮君子育終身之孝，忌日之謂也，又謂不樂之日，不飲樂故。或云諱日或云遠日。（遠日猶濫曲禮，喪事先遠日）。釋子死亡，可謂歸寂之日，蓋釋氏無忌諱故。<sup>16</sup>

這則文獻顯示，僧侶、信徒皆在二月十五日參與涅槃供養營會。《釋氏要覽》的編入內容主要涉及佛教的一些基本常識，其讀者群相對比較大眾。因此，主要從俗世的角度來解釋涅槃日和法會，讓初入門的信眾瞭解到供養釋迦之死，和俗世禮節中君子盡孝同樣，雖是悲傷之事，但釋迦的肉身死亡也是順應自然、回歸安詳平靜之意。此時已經可以看出，中國的佛教思想，參考了重視孝悌觀念、封建秩序的儒教理論，形成了一種教化信徒、民眾的有效理論。

除了佛教文獻的記載，民間對涅槃會的盛況也略

有著墨，南宋吳自牧《夢梁錄》卷一的「二月望」及卷十九「社會」段落均有與涅槃會相關的資料，其中「二月望」文為：

仲春十五日，為花朝節，浙間風俗……崇新門外，長明寺及諸教院僧尼建涅槃勝會，羅列幡幢種種香花異果，掛明賢書畫，設珍異玩具，莊嚴道場，觀者紛集，竟日不絕。<sup>18</sup>

南宋的涅槃會曾在城內寺院盛大舉行，因時間正值傳統中國節日花朝節，又設置了不少提供給來者遊玩的新鮮事物，是一個僧、俗共聚的大型場合。

這些文字表明，涅槃會確實曾在中國繁盛過，並且與儒家思想、民間信仰有很好的融合，在歷史上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。但在中國涅槃會的材料裡，雖然有儀軌、法會意義、場景的敘述，卻少見對涅槃圖的記載，法會與圖像的關係也因此不明。涅槃會在古代中國是否如同日本寺院一般，於殿內懸掛涅槃圖紙與絹本，展示於眾？如果不是，涅槃圖又是如何被展示的？這些疑點仍難以確認。不過就《夢梁錄》的資料來看，南宋的涅槃會應有懸掛畫作的空間，而此時的佛事已經相當世俗化，參與集會的群眾很多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\* 本文為作者碩士論文「古傳日本之中國涅槃圖研究」(The Study of Chinese Nirvana Paintings Transported to Japan)之第一章內容，部分細節經過調整。其他章節請參考二〇一六年(民國一〇五年)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提供的全文下載。

\* \* 義大利IMT Lucca高等研究院文化遺產系博士候選人  
E-mail: di.lin@imtlucca.com.

1. (蕭齊) 曇景譯，《摩訶摩耶經》卷下，(一名佛昇切利天為母說法)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十二冊，頁一〇一二。

2. 譯者不明，《佛母經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八十五冊，頁一四六三。

3. 參見宮治昭，〈關於中亞涅槃圖的圖像學的考察—圍繞哀悼的形象與摩耶夫人的出現〉，《敦煌研究》，頁九十四—一〇二。

4. (蕭齊) 曇景譯，《摩訶摩耶經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十二冊，頁一〇一二。

5. 參見(唐) 若那跋陀羅譯，《大般涅槃經後分》的會眾悲歎模樣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十二冊，頁九〇五。

6. 參見(鎌倉) 明惠上人高弁，《四座講式》的會眾悲歎

模樣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八十四冊，頁八九九。

7. 部分涅槃圖會在每個形象旁記文以註明身分，便於辨識人物。金剛峯寺本的人物配置圖參見赤澤英二，《涅槃圖の圖像學—佛陀を外殼む悲哀の聖と俗千年の展開》第二章，圖表二，頁六十一。

8. 高崎富士彥，《日本佛教繪圖史》第一章，(東京：求龍堂，一九六六)，第七頁；近期研究有西谷功對涅槃會進行討論，參見西谷功，〈泉涌寺舊倉庫「涅槃變相圖」とその儀禮の復元的考察：鎌倉時代における宋式涅槃儀禮の受容〉，《佛教藝術》三四四號，(二〇一六年)，頁五十四—八十九。

9. 參見竹林史博，〈涅槃會と涅槃圖：日本の涅槃會の始まり〉，《よくわかる會解き涅槃圖》，頁一〇一；中野玄三編，〈奈良時代の涅槃群像〉，《日本の美術第二六八号—涅槃圖》，頁二十五—二十六。

10. (鎌倉) 明惠上人高弁，《四座講式》一卷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八十四冊，頁八九八—九〇六。

11. 參見竹林史博，〈涅槃會と涅槃圖：日本の涅槃會の始まり〉，《よくわかる會解き涅槃圖》，頁一〇一。

12. (唐) 百丈懷海，(元) 德輝重編，〈法器章第九：鐘〉，《勅修百丈清規》卷八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四十八冊，頁一一五五。

13. 龜田孜，〈日本の佛畫〉第一期第五卷：《国宝佛涅槃圖：金剛峯寺》附冊，（東京：學習研究社，一九七六），頁三十四。

14. (唐)百丈懷海，(元)德輝重編，〈佛成道涅槃〉，《勅修百丈清規》卷二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四十八冊，頁一一一六。

15. 駱海飛，〈叢林制度的倫理思想——以《古清規序》、《禪苑清規》和《敕修百丈清規》為例〉，南京大學哲學系，《佛學研究》二〇一三年〇〇期，（二〇一三），

## 法鼓山將製發電子版皈依證

依政府防疫規範，法鼓山世界佛教育園區八月起重新開放民眾入寺禮佛。「線上祈福皈依大典」，則於九月十二日透過視訊舉辦，這是法鼓山創建以來首度試行，也將製發第一張電子版皈依證。疫情影響了社會各個層面的生活，宗教也不例外。

法鼓山指出，園區八月起開放禮佛、參訪地點，包括大殿、祈願觀音殿、開山紀念館、行願館，以及全山戶外步道，入園須請配合遵守人流管制、實聯登記、量測體溫等規定，並全程佩戴口罩，各項措施將視疫情與政府規範適時調整、公告。但園區內餐飲、導覽及交通接駁等服務仍維持暫停。

頁三七六一—三八五。

16. 參見(宋)道誠集《釋氏要覽》(卷下)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五十四冊，頁三〇九。

17. 參見劉沛，〈《釋氏要覽》引書研究〉，(華中科技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，二〇一三)，碩士論文。

18. (南宋)吳自牧撰，張海鵬訂，《夢梁錄》卷二，《叢書集成新編》第九十六冊，史地類，(臺北：新文豐出版，一九八五)，頁六九三。卷十九「社會」的涅槃會段落與卷二類同，參見該書頁七三七。

至於即將視訊舉辦的「線上祈福皈依大典」，法鼓山弘化院表示，年滿六歲，未曾於法鼓山體系皈依的民眾，均可自八月一日上午九點起，透過專區網站預約參與「二〇二一年法鼓山線上祈福皈依大典」(<https://www.dfm.org.tw/refuge/>)，報名額滿為止，通知錄取後尚須完成兩次連線測試。

皈依典禮將透過視訊，禮請方丈和尚果暉法師為大眾開示、正授三皈依五戒，圓滿民眾學佛的信願。全程參與皈依儀式者，便能取得法鼓山首張電子版皈依證；其他由僧團提供的祝福佛牌與結緣禮，則可至金山總本山或是桃園以南的分寺院領取。